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园艺场第二生产队当知青,前后整整十个春秋。我已满怀深情地在《人民日报》上写过我的生产队长们,今天第一次写与野生动物的交往,这种交往也是没齿难忘的。

那时我们二队农工和知青统一住集体宿舍,是一大间自己动手打好地基,先垒砌在自挖自弃的地基上,因为砖当时较为稀罕金贵,所以常常不到一半以上的墙就改用泥坯了,当然也没钱买瓦,是用麦秸或草苇做屋顶了。地面当然无任何铺设,直接是潮湿的黄土地。这种房屋构造十分简陋,大都市现代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建起的这种房屋两三年后必会“通风透光”加漏雨了,在老泥瓦匠指导下,我们就上房再修补。

我记得开始我们宿舍紧挨着队里一个粮仓,为了保证粮仓安全可靠,基本上上下下都是砖瓦结构和水泥地面了。但晚上,一吹灭了灯麻烦就来了。

俗话说:“老鼠生来会打洞。”那时职工因穷困大多没有蚊帐,我母亲让我带有一单人绿色小蚊帐,真派上了用场,当然防蚊蝇还没有问题,但晚上只要吹灭如豆煤油灯不久,

这种哺乳动物啃齿目的耗子大军从洞穴中爬出来,就开始沿着墙根,从“总部”隔壁粮仓发着“吱吱”呼叫声,成群结队如潮水般出动到我们屋里了。

那时三夏三秋后体力劳动十分繁重,都是在龙口夺粮嘛,煤油灯下读了个把小时书后,很快上下眼皮打架,支撑不住就上到我们自制的床上青纱帐里进入梦乡。开始入睡时也听不到耗子大军前呼后应的出动声音了。但是这些白日胆小嗅觉性十分高的地下部队在这黑夜中却大显身手,它们不但熟练高超地沿着拉蚊帐的铁丝飞快奔跑来回,

到了我小帐顶放开手脚放肆地手舞足蹈起来,更有甚者还钻帐而入,碰到我时还能感到了它们扎人的胡须。让我骤然惊梦而起,拳打脚踢击退帐内帐顶大小鼠军,像京剧“三岔口”夜斗中,我手掌曾接触到它们毛茸茸、呈锥形、拖着大尾巴的身体,这些嚣张贼鼠虽小巧却也绿豆眼闪着怕人的绿光。第二天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酸痛的双眼随保管员打开粮仓门查看它们的大本营;在梁上,竟还有昨夜欢舞的大小老鼠在随时准备逃窜,却壮胆在有



守一(庄子)
潘华敏 篆刻

秋渐渐深了的时候,植物们开始了漂泊,它们的种子乘风而去,渐行渐远,它们会再造一片眼前的风景,可是它们将老死于他乡。

人是可以“少小离乡老大回”的吧。但多数情况是四处漂泊,背着空空的行囊,唱着“我的故乡在远方”。友人叶建松写了《台州府城古井》一书,他却是衢州龙游人,在古城临海工作多年,见到井,引起思乡之情,决定写一写这些井的故事,走街串巷,着意寻访,汇集了393眼古井的资料。井,是家园的标点,是乡愁的符号,在游子眼中是十分亲切的。每当结识一些朋友时,总会遇到人家问你是哪儿的人,这时节我是颇有些踌躇的,我在一个地方定居三十多年了,算不算当地人呢?而要说到籍贯,那地方对我来说却是陌生的,再推祖籍,就更加遥远了,一般的说法,人类起源于非洲,而我们都是漂泊者了。

前些时,读书界有过一些对“流放”的讨论,有一个观点认为,流放虽然让人背井离乡,但却无法带走人的美德。对于贤哲,随处是故乡。这个观念出自晚期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塞涅卡(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进一步的讨论则发现,在漂泊、流浪中,人的本性与自由意志被放大了,甚至由此引发了近代两大主题“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如此看来,人类的文明进步,还是受益于迁徙和漂泊的,其实,著名的“国际歌”就是在流亡中诞生的,那时,欧洲流亡无产者只要唱起《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

被称为“伏尔加之子”的高尔基曾深情地说过:“我痛苦而不安地爱着俄罗斯,爱着俄罗斯人民。”1921年高尔基因为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离开故乡,去了法国,直到临终才回国。由于思想不能见容于当局而漂泊海外的,高尔基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台湾著名诗人萧白是浙江诸暨人,他在《乡心》中写道:“我们并不缺少什么,但永有一种难以填饱的饥渴,在静悄悄的深夜,在一个人走过无人的长街……我们是流浪者呀!流浪的一群。”

与鼠共舞的知青岁月

万伯翱

天赐格言

凸凹



早六时许,在似醒非醒之间,灵光乍现,冒出一段疑似格言的东西,赶紧抻纸而记,云:

无论生我养我之人,还是我生我养之人,终要离我而去,便心生忧伤,感人生虚无,不必迁执;

无论恨我爱我之人,还是我恨我爱之人,终要化为枯骨,便心生宽慰,怨怒亲平等,无须亲疏。

记下细付,感到它像一副天赐的长联,对偶、对称、对应,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含义,即便是平日里苦思冥想,也未必能得到。所以,所谓“偶得”,其实就是“灵感”的一种证明。

高空优势且贼目警惕张望着,这又正如唐诗所写:“官仓老鼠大如牛,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难遣朝朝入君口!”,更古老的诗经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可见同伙田鼠也是很可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除四害中:如今麻雀已正了名,但你这老鼠耗子和贪盗国家人民的物品一样的贪官污吏,

必遭全民人人喊打呢!但当时怕下药后污染电粮,我们改用鼠夹鼠笼应战,也狠狠打击了

不可一世的鼠敌,着实让我们夜晚消停放心入睡了一阵子。我回忆当时农场都没有养狗养猫的农户,鸡鸭等家禽也绝对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之列。

据说全世界老鼠耗子种类竟有450多种,始祖“东方晓鼠”据查竟有五千万年的历史,当然供人类做各种科研的特种定向培育的小白鼠毛白肤红,体

那年浙江作家节,邀请外来客人“西湖论剑”。最后,主持者要坛主们对杭州说一句赞美的话。仅有鬼子颇有自豪感地说“我们那儿的风景也很美!”主持人当即哈哈大笑。并接过他的话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西湖美景甲桂林。”鬼子一挥长发咧嘴笑了。

而后我去了桂林,觉得风景挺不错的,尤其是游漓江,在漓江上远眺婀娜多姿的山影,仿佛儿时倒在母亲的怀里,彻夜观看观影影绰绰的皮影戏。但漓江景色虽好,却读不懂“五马画山”。船至

放学的時候,在路口等候校車,看見小孫子從車上跳下來,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咱們找樹葉去吧!便先回家,沿着落葉紛紛的小路找樹葉。

由於距離的變化,拿在手中,近在眼前,才發現同樣都是楓樹,有三角楓、五角楓和七角楓的區別。而且,不同的楓葉,像伸出不同的觸角,活了一般,讓那紅色的葉脈彎彎曲曲像是真的有血液在流動。不同流向的葉脈,讓葉子的觸角有了不同的弧度,那弧度像是舞蹈演員柔軟而變幻無窮的手臂,富有韻律,讓我們充滿想像,便也成為我們做手工最佳的選擇。我和小孫子用這樣紅色和黃色的楓葉,做成的金孔雀和紅孔雀,讓我們自己都驚訝那一片片楓葉怎麼那麼像孔雀開屏?好像它們就是特意落在地上,等着我們彎腰拾起,去做孔雀那五彩酒金的尾巴吧。

還有那槭樹和石楠的葉子,橢圓形,粗看起來,大同小異,細看大有玄機。石楠葉小,槭樹葉大,小的小巧玲瓏,像童話里的小姑娘,大的像大姐姐一樣溫柔敦厚。石楠葉薄,薄得幾乎透明,

長不過15厘米左右,因為老鼠基因序列和我們人類差不多,故這些鼠類對人類溫順易捕亦可愛對人類大有用處。1986年春,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出了大事故,近9.5萬人死亡,但動植物皆死亡後的三年後,老鼠不知從何洞穴內爬出復活了,據說更加肥碩壯大了。

二〇一五年冬雪于北京萃花書屋

最近我逛商城时,完全出乎意料地看见一个汽车商店,可不是玩具,也不是汽车模型,而是真正的汽车。尽管只有两辆展车,但是在私人会议室,客户可以选择颜色、汽车内部装饰、配置等。一辆量身定做的汽车只需六到八星期即可到货。展厅简洁装修的氛围使我联想到苹果专卖店。年轻产品专家也使我想起苹果店中天才的服务生,而不是燃油汽车销售员。

这就是特斯拉纯电动汽车专卖店,以销售豪华纯电动汽车闻名于世。从技术层面而论,可谓名不虚传。

纯电动汽车与其“表亲”燃油内燃发动机车迥然不同。内燃机是由控制内部爆炸产生动力:油箱中汽油喷射到汽缸中点燃,而后爆炸残余物通过废气排放系统释放到空气中。纯电动汽车不用管道,因为动力由电流通过磁场产生。由于电流取代爆炸,电动机磨损要小得多,从而减少汽车维修服务。缺点是充电电池不能长久使用;电池既昂贵,又不容易更换;报废旧电池也不容易回收处理。

当我被特许试驾特斯拉Model S型电动车时,高兴得情不自禁。作为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新的车主,对电池驱动汽

车声音及车感还是比较熟悉的:加速安静、平稳,不会时快时慢。中级特斯拉与普锐新决然不同,Model S车速从零到60英里只需4.2秒。高效型特斯拉将速度提高到从零到60英里仅需2.8秒的“终极”速度。“终极”一词源于梅尔·布鲁斯导演的电影《星战传太空炮弹》。在28秒里,你的头被推向座椅后背的力量与你压向座椅的重量一样。Model S型电动车加速度可以与当今顶级跑车法拉利、兰博基尼、保时捷相媲美。更与众不同的是特斯拉达到这种境界的同时,仍旧保持与房车一样大小的舒适,并且配置大空间前备厢和后备厢。

我不知道是否需要刺激的终极速度。但是我的确认为,驾驶特斯拉电动车其乐无穷。更重要的是改变以往人们对电动车的传统观念。从技术层面来看,它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汽油汽车替代品,而且在性能上它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竞争者。随着技术快速升级发展,人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动车奔驰在路上。特斯拉电动车公司无疑是一位汽车行业的领跑者。

特斯拉纯电动汽车

Andrew Boyd(安德鲁·博伊德)文
姜小龙 译

机场——多少滋味在其中

陈叶

机场排队领餐盒,误了下午2点的会议;更有一次在欧洲,从法国经比利时到德国,一天飞了三个国家,机场的滋味是八戒吃人参果——吞下去的东西都没来得及仔细品尝。

那次在伦敦机场,碰到几个中国人,见我只拖着个能上飞机的行李箱,马上过来搭讪,“能帮我们

大石桑滩头,在我认为窥见了大自然画师一处败笔的时候,导游却指着迎面来的一块斑驳得近乎赤裸的峭壁说“此乃闻名遐迩的九马画山胜迹。”并续道“九马画得,一匹也不少,凡人看得两三四,秀才能见五马跑。”可大家都说什么也见不到呀!但我倒没有太多的失望,又是幼时妈妈教我的那首儿歌,“唧唧唧哪马来了!大人小人走开。”填补了这个空白……

每一片叶子上的红色已经不同,那种沁入红色深处的黑色光晕,浸淫铁锈四周的褐色斑点,像磨出的铁锈,溅上的离人泪,似乎让每一片落叶都有了专属于自己前世的故事似的,更让每一片落叶都成为了一幅绝妙而无法复制的图画。由于杜梨叶比较厚实,叶子上面有一层釉色,显得很透亮,像一片落叶都像是一幅精致的油画小品。那些随心所欲而富有才华的大色块渲染,毕加索未能见能够胜上一筹。

杜梨叶,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们常常在地上仔细寻找,不放过任何一片闯入眼帘的叶子,常常会有美丽的邂逅而让我们赏心悦目,便常常会听见小孙子的大呼小叫:爷爷,快看,这里有一片好看的树叶!

找到了的最好看最别致的一片杜梨叶,竟然是黑色的。那种黑,不是被污染的乌黑,也不是姑娘劣质眉笔的那种漆黑,而是油亮油亮的黑,叶子的边缘有一层浅浅的灰色,像黑色的火焰燃

带个行李吗?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回国了。”究其原因,买飞机票固然贵,还要花钱送亲戚朋友礼物,当然没钱回国。我同意后,他们连连致谢,并说要请我喝咖啡。我拒绝了,并非因为不喜欢咖啡,只是想到他们既然为了省钱,不付行李超重费,何必再出钱请我喝咖啡。咖啡是苦的,游历在海外的国人再喝苦咖啡,岂不是雪上加霜?

今年初移民美国,年过八旬的父母坚持要到机场送行,他们说就帮着看看行李。机场里,他们每人扶着一件行李,就像每人搀着一个孩子的手。父母四十几岁时,就是这样每人拉着一个孩子的手,带着我和姐姐游苏杭,登黄山;南京玄武湖边我突然发病,父亲背着我,只是想到他们既然为家经历的唐山大地震,至今历历在目。父母要去机场送我们,实际上就是想多跟我们待一会,再多一会。只觉得心中的酸楚,幽幽地泛上来。记得有首歌叫:空港。我对此有个新的注解,即是:忙碌的机场实际上就是空港,一个空字,无论唱出多少滋味,终究还是空。

会友偶书 (外一首) 孙洪康

一壶粗茶话别情,三杯浊酒论古今。
寒暑晴雨聚不够,越老越觉老友亲。
外一首
翠岭斜塔映湖光,越溪淙淙流纱忙。
只道江南多柔水,钱塘潮来十米墙。

尽之后吐出一抹余韵;像淡出画面之外的空镜头里望远水,让叶子的黑色充满想象的韵味。这片黑色的杜梨叶,一直没有舍得用。也不是真的舍不得,是不知道用在哪里恰到好处。我们用别的杜梨叶做的热带鱼或大公鸡,都让不同色彩的杜梨叶尽显各自的英雄本色,让那种不同的红色交织成一曲红色的交响。只是这片黑杜梨叶,一直夹在书本里。曾经想用它做成一只海龟,它黑亮黑亮的釉色和粗粗的叶脉,还真有几分海龟的意思。但是,觉得不是最佳选择。它暂时还沉睡在我们的书本里,它的生命跃动,在我们的想象中,也在它自己的梦中。

龚自珍诗曾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叶更是如此,更具有化为泥土中腐殖质的营养作用,来年新一轮春花的盛开,是落叶生命的一种呈现。如今,落叶生命的另一种呈现,在我和小孙子的手工中,它们存活在我们的册页里和记忆中。

瘦地更合适
适葵花生,明
请看本栏。

树和花的意味

注定是漂泊

陈大新

